



电力古镇 天生港(中)

■严金凤

(接上期)通燧街是与大达街形成“丁”字形的小街,街面虽小,名声却很大。

众所周知,在未发明火柴之前,无论是燃柴煮饭,还是点灼“媒纸”抽水烟,多用火刀击石取火,非常麻烦。而清末民初,西方贩运的“洋火”(火柴)点火非常便捷,但价格很贵。张謇要在南通筹办火柴厂,首先选址就是紧靠江边的天生港,考虑到万一发生火灾意外,这里水源充裕,附近又有运大木材的码头。再加上通海地区沿江沿海所栽种的白心杨,正好用作火柴梗的原料,就地取材,可节省运费。

1915年,张謇投资2万元开始创办,后翰林侍讲,黄正清推荐了上海燮昌炎柴厂时年29岁的火柴工程师杨义忠,两人结成了忘年交。张謇全权委托杨义忠负责全套工艺生产流程,还聘请德国技师齐克菲一同参与,终于将火柴生产出来了。为了给火柴定名,正值张謇赴垦区考察棉花生产情况,夜宿农家,主人招待“状元公”,取水烧茶,数次点火不着。见此情况,张謇当夜做了一梦,梦见燧人氏朝他说:“你为南通父老又做了件好事特地向你致意。”张謇惊醒,旋即写下“通燧”二字。火柴厂叫通燧火柴厂,故此厂旁的小街,也就叫通燧街了。

生产的火柴,先后取过好些名字,有山塔、古钱、南通、织女、长江、麒麟以及通燧等等。其质量做到“一划就着、小风不熄”。抗日战争前,凡通燧火柴厂所生产的火柴,在苏北市场赢得信誉,随着全国火柴工业联营组织的发展,通燧火柴厂还参加了“华东火柴联营记”,这样南通的火柴不仅畅销苏北市场,还远销浙江、安徽、江西等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在党的领导下,火柴厂加强了管理,产量稳步上升,质量不断提高,成本相应下降,这当然与杨义忠严把质量关是分不开的。在华东六省市的屡次质量评比中,总处于领先,尤其是火柴头的抗潮率遥遥领先,超过其他厂家。1950年~1953年为全国名牌,1954年~1955年全国质量第一。老劳模王扣珍手抓百支火柴正误率1~3根,无一盒有误,为通燧火柴厂增了光。同时还试制成功防风火柴等新产品。

通燧街东西走向,长约三四百米,有陶三姑娘的百货店,蒋家茶食坊,陆胖子面馆,袁家修钟表店,朝南的大戏院,后改为“滨江剧场”,还有摆卖火柴、肥皂、香烟一类的小商铺,供火柴厂工人一些零售商品,陈麻子酒店晚市生意最好。随着天生港电厂的扩建,“挤”走了通燧小街。后成立了通燧社区居委会,其范围扩到三八新村。

北川桥旁,有一旧水闸,据民间传说,水闸建于明朝,曾由坚硬耐磨的南京城墙砖铺砌闸座。因年久失修,泄洪、进潮已失去应有的功效。张謇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特地写了奏章上报朝廷,经光緖皇帝“御笔”批复了三个字“知道了”,是以黄缓贡绸作为圣旨下文,因此张謇就开始集资、设股,聘请了水利专家设计,开始建闸。造闸的闸底水位要求很高,以上海吴淞口的水位为基准,高出2.4米,天生港水闸高出水位1.9米。
(未完待续)

端午节

■老严

五月初五为传统的端午节。“端”与“初”都是开始的意思,按地支的顺序,从正月“建寅”月推算,五月正逢“午月”,加上古人常爱把“午时”当成“阳辰”,这样端午也叫端阳。

端午节时值初夏,虫蚁百脚等五毒及病菌均从蛰眠中苏醒,开始大量繁殖,善勤劳、爱整洁的农人在端午日前总要将庭院、鸡舍、羊圈、牛棚扫尘一番,橱柜擦抹,洗涤清爽,干干净净,欢度端阳。

民间于端午之日于门楣上悬挂青艾束和蒜锤,用以除浊祛秽。同时用曲酒调和雄黄,四处喷洒,使室内飘着幽幽香馨。并且还搽抹掌心、手背和肩臂,据说还能预防痱子,不生疮疖。堂前间挂燃螺旋宝塔型、能点上半月以上的盘香,也数最早的蚊香,“进屋香喷喷,虫蚊躲壁根。”《崇川竹枝词》云:五月家家艾虎垂,雄黄泛酒酒盈卮;酒阑争赴龙舟约,水月庵前看许时。

孩子是传宗接代的宝贝,不能让其有所“闪失”,所以要给娃娃胸前挂上“肚兜”。肚兜多用

白布作底,取五颜六色的丝线绣上五毒图案,用作“以毒攻毒,祛禳瘟疫,消灾纳福,益寿延年,少生灾害”。旧时进入五月,小儿不宜剃头(理发),怕夏天生疮害疖。端午赛龙舟,仅有古书有载,孩童们亦念龙舟,故折芦苇叶折成芦叶船,放在水面上漂流。

这一日,城里或乡间有请戏班子上演《白蛇传》中白素贞惊变为蛇一折,以证实雄黄酒的威力。家庭主妇用粉皮、韭菜、豆芽、肉丝、蛋皮、鲜河虾一并爆炒,谓之“和菜”,每家每户午餐必食此菜。此俗相传与抗倭有关。同时在菩萨神龛前,挂一幅钟馗斩妖符,两侧插两把菖蒲,俗称蒲剑,当成逐魔除妖神物,还配插青艾。

时下,以上习俗基本泯灭,只有吃粽子习俗依存,不过现今包裹的粽子质量大大提高,除新糯米外,配上红枣、咸肉丁、赤豆、火腿、香肠、肉松等等非常考究。碧绿的芦箬非要新近采摘的,不用已发黄或有霉斑的芦箬。

2008年开始,国家规定端午还放假一天,让人们玩个开心。



含苞欲放

■倪德华

裹粽子

■乔健吾

立夏、端午节前后裹粽子,已成为传统,它是一种民俗,也是一种回忆,更是一种文化。

小时候,我们特别羡慕别人家裹粽子,因为那时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裹得起粽子的,虽然芦苇处处是,可糯米不是家家有的。因此,在少儿时代,我们经常三五成群,在一起玩裹粽子的游戏,到河边掀上几把芦叶,学着大人的做法,以泥土或沙子代米,裹成粽子的模样,过一把粽子瘾。

在农村,裹粽子也是考量女人技艺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听大姐讲过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城里的一大户人家的女子下嫁到咱们乡村,为了圆孩子们端午节一个粽子梦,她反复试裹,结果仍是散米一盘,最终将芦叶剁成碎片,和米一块煮成饭,让孩子们感受了一番粽子的味道。

包粽子的过程大致是,挑刚长出来的芦苇叶掀下,约二十来张捆成一把,将新鲜的芦苇叶放在开水里焯一焯,并洗掉上面的蚜虫,剪头去尾,根据芦苇叶的宽窄和粽子的大小,将芦苇叶三至五片铺开,两手配合将芦苇叶卷成斗状,将淘过的糯米放入其中轻轻拍实并抹平,然后用斗状以外剩余的芦苇叶把米包裹住,再用一片芦苇叶封口,通过双手与牙齿的配合,用线或草将其扎紧,并将剩余芦叶尾部剪掉,一个粽子便裹成了。

当然,你也可以不用扎,而用锥子在粽子中间打个孔,把芦叶尾巴穿过去收紧,这种方法叫穿粽,因其形状像斧头,所以穿粽也叫斧头粽子。邻居已退休的陈老师对裹粽子颇有研究,她说,裹斧头粽子时,如果再用线扎一下,就能确保粽子在煮的过程中不会散,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便于在高压锅里整齐摆放,可以大大提高锅的利用率。

家中有小孩儿的,人们在包裹粽子时,还常将芦叶撕成等宽的条子,编织成正方体,叫作“四线包儿”;还有一种做法,先将芦苇叶卷成对

称的两只尖角形状,由中间预留口放入米,然后两只对合捆在一起,叫作“面筋包儿”,它们既当食品,又可当玩具。

煮粽子最好用铁锅文火慢慢地煮,以增强其糯性。记得小时候,大人都是第一天夜晚,用柴火烧土灶煮粽子,到第二天早晨才取出来食用;现在,大家还习惯把那些裹粽子时剩下的芦叶和粽子放在一块儿煮,以增加粽子清香味儿的浓度。

记忆里,二伯母裹的粽子最齐整,她裹的粽子瘦瘦的、尖尖的,大小一致,煮熟后米不会暴露,六只为一提,放在盘中简直就是工艺品。二伯母还会裹插粽,边裹边插芦叶,一只粽子能放进整个的米。母亲、姐姐、老伴或经他人传授或自学成才,个个都是包粽子的高手。

现在人们裹粽子不再是用单一的糯米,通常都会加放红枣、赤豆、绿豆、花生、鲜肉、火腿、香肠等,以增加粽子的口味。裹粽子也已不再是女人们的专利,我大哥年近八旬时,也向我姐姐学会了裹粽子,作为我们家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,他把浓浓的思乡之情都倾注在粽子之中了。每年哥嫂及侄儿侄女从外地回来团聚,裹粽子便成了一道必不可少的家庭活动,他们还把裹粽子的过程拍成视频,且每次都要带几把芦苇叶回去,与街坊邻居分享。

过去,我们这里是将芦叶焯过后,挂在屋檐下晾干。现在则把芦叶放进冰箱保鲜,随时都可以使用。

关于粽子的谜语,其中有一款是这样描述的:“穿了衣裳洗澡,脱了裤子乘凉,当屁股两枪,当头一口。”如果不是猜谜者提示谜底是某一传统食品,通常还真让人猜不中。

粽子除了作为美食和馈赠亲友的礼物之外,也常作为祭品。由于它的谐音特别好,大凡家里遇上有考试的,也常被作为一种吉祥物,以讨个吉兆。喜宴上,小巧玲珑系着红线的粽子,更是必上的一道点心。

前天逛菜市场,已有粽子卖了。立夏刚过,端午节又快要来临了。



路的遐想

■陶润生

国庆70周年当天,我从天生港镇乘坐3路无人售票公交车到南通市内,汽车欢快地行驶在宽阔的城港路(原204国道)上,乘客们欢声笑语。我倚窗望着港闸经济开发区的鳞次栉比的厂房,浮想联翩。

50年前,市内通向天生港镇的这一条公路,是一块块小石头铺成的路面,谓之“乱石铺街”。出西门,经茶庵殿(那时是市郊乡下的一座庙宇,现在成了市区的繁华地区之一,因为交通拥挤,后又建了茶庵殿高架桥),沿长江边通向天生港镇。名是公路,一天到晚偶有汽车通过,乡村的孩子们见了都要冲向路边,看看汽车是个什么样子。记得进城上中学时,是父亲推着独轮小木车,装着行李,沿着这条小石块的公路步行到城里的,单程总要跑三四个小时。因为我年龄小,跑到茶庵殿附近还要到路边歇一歇,而现在年轻人在市内跑一点路都要“打”的”情况,哪能同日而语。

1950年,我在南通中学高二年级读书,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。在“唇亡齿寒”“保家卫国”的震天呼声中,青年学生们在教室里都坐不住了,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主义宣传,许多人投笔从戎。当时的高二丙班,我和范泰同学第一批被批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。1951年1月17日,天刚蒙蒙亮,我们参军的同学乘坐汽车从西公园出发,经茶庵殿赴扬州,也是走的这一条小石块的公路。那时的车行速度和现在的80公里、100公里时速相比也是不可想象的。大概那时的汽车速度也未必比现在的电瓶车速度快,因为路面太窄、太不好走了。当时早晨从南通出发,一路上,大家唱着“雄赳赳、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“再见吧!亲爱的妈妈,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!”等激动人心的歌,到扬州时已经是太阳落山、万家灯火了。

鲁迅先生说过,世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就成了路。现在的路可大不同了,完全是人工、机械造成的。204国道南通市内段就几次改建、拓宽。1958年建南通节制闸,道路改成柏油路,以后又几次调整、拓宽。改革开放以后,仍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有谓“汽车跳、南通到”,公路行车仍不理想。党和政府又下决心,先是改建成水泥路面,1997年再次拓宽为现在的八车道,并与直通南京的高速公路相连接。3路公交车也是多年来的恼人之事。许多职工到市内上班,早晚挤车成了最头疼的大问题。现在改了无人售票车,班次增加了一倍,车速快了一倍,而且都有座位,乘车成了畅快享受。

路随着时代的步伐日新月异地变化着、发展着。但走向通天大道的今天,可别忘了前人走路的艰辛!可别忘了红军长征路!可别忘了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、投笔从戎之路!忘记了过去,就意味着背叛!